李健吾



# 這不過是春天



文季叢書之十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# 第二幕



本劇排演或改編須得編者同意





人物

警察廳廳長　年四十餘。

廳長夫人　年近三十。

女子小學校長　前者堂姊，未婚，年三十餘。

王䕫丞　廳長祕書，年約三十。

白振山　祕探，年約五十。

馮允平　年約三十。

男僕

地點

北平。





時代

北伐中某年春天。

時間

第一幕　某日下午。

第二幕　次日下午。

第三幕　又次日上午。



一間富麗有致的內客室，近代布置，用起來舒服，看起來上眼。右方通大客廳，從斜斜掛起的絨帘底下，傳出歡笑的聲音。後牆靠近左角，有一小門，通內院，或出或入，總是順手關住。

從大客廳進來一位衣飾華貴的少婦，一句話不說，站住，噫了口氣，然後三腳兩步，全身倒在沙發上，閉住眼，疲倦極了的樣子。她睜開眼，發見男僕立在帘子一側，捧着一封公函。

夫人　（惱了起來，翻身坐直。）站在這兒幹什麽，不把帘子給我放下來！

男僕　是，太太。

（他回身放下絨帘。）

夫人　你手裏誰的信？

男僕　（向前）廳長的公事。

夫人　那你跟着我！

男僕　是，是。

〔他轉身趨向小門。

夫人　同來！什麼公事？

男僕　上頭下來的公文，王祕書看過，叫我呈上廳長。

夫人　那個上頭？拿給我看看！

男僕　是。

〔他趨向，遞上公文。

夫人　（看了一眼封皮，扔到圓几上。）左不是些鬼事，有什麼著急的！

男僕　是。

夫人　你先去告訴姨小姐，說我有點兒頭疼，請姨小姐替我張羅張羅客人。



男僕　是。

【他過去掀起絨帘隨即側身而立。

男僕　姨小姐。

【女子小學校長進來。

校長　(向夫人)好個自在人兒，偸偸躲在這兒！你就像一塊磁鐵，大家一不見你，就別想黏到一塊兒。有的拉長了臉，就欠打座入定的份兒；有的走開找自個兒的人去說自個兒的話，倒像不是在誰家客廳，是在什麼陶然亭。一句話，這叫做各奔前程。

夫人　我嬾的應酬，說過來說過去，全是些耳朶聽膩了的老生常談。

校長　你不是嬾，你是賴。

夫人　賴也罷，女子一賴就是嬾。

校長　你忘了心字旁兒也成。

夫人　還是沒有心的好。(向男僕。)辦你的公事去，老在這兒幹什麼！

男僕　是，太太。

〔他趨前，拾起公函，轉向小門，下。

校長　（過來坐下）你做了好些年闊太太，脾氣像是更大了。

夫人　你還當發脾氣只是女孩兒家的事。做了闊太太，頭一樁事就是練着使性子。

校長　我這多年的老姐，不說什麼的話，越來還眞越不瞭解你。外人看，還只當我們浮面兒生活不同，刨開根兒，滿不是這麼一囘子事。你有你的小性子，我有我的出發點，自來走不到一條道兒上。

夫人　不過，有時候一個人，我會無聊到了萬分，就跟現在一樣，像個糖錫人兒，躺在椅子裏頭，熱的眼看要歸了原想——對了，想着你的世界，想着我以外的現實，全是不可知，全在我的能力以外。幸福嗎？也許。反正我沒有進去看過。可是叫我打進那層花紙罩兒，混在裏面過活，不客氣，我眞還沒有那股子邪勁兒。

校長　其實姐妹裏頭，還就是你沾個玲瓏透剔的邊兒。

夫人　可是我日子過的膩極了，你叫我怎麼辦？

校長　聽我講，你可以拿錢買日子過。

夫人　虧你這小學校長！我問你，誰有錢再買一個丈夫？再買一個家庭？一個環境？一個世界？

校長　問題在誰有錢換的掉自個兒的心。

夫人　對！還是姐姐，一針見血。告訴我，你怎麼那麼拿的穩自個兒？

校長　我也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。不信的話，我的校長讓你做兩天。

夫人　（搖頭）我怕透了你那一羣小孩子。

校長　你自個兒就是一個小孩子：淘氣，頑皮，又殘忍，又好奇，又任性，冷起來井水一樣涼，熱起來小命兒也忘個乾淨，回頭玩兒久了，又要說不出地厭煩。

夫人　你忘掉一樣：我不像小孩子那樣天眞。

校長　所以你才愧見我那羣小學生。你還記得嗎？前年我請你到學校講演，你站在講臺上就不知道嘰咕了些什麼。

夫人　是的。是的。我想起來了。讓我告訴你，我是一道兒哭着回來的。看着那羣小孩子，我覺得——我什麽也不覺得，就覺得傷心。(站起。)我要到裏頭憩憩，你代我張羅一下客人。

校長　你坐下，我有話告訴你。

夫人　我聽膩了，準是學校募捐。

校長　那也是一樁事。不過，坐下聽我說，你一輩子也想不到。

夫人　呵!?(重新坐下。)是不是太陽打西出來?

校長　我不像你那麽悲觀。太陽不會打西出來。地球也不會停着不轉。

夫人　我看你帶了好風兒來。說罷，我那點兒要睏的意思也溜了個快。

校長　有一個朋友打遠地方來看你。

夫人　看我?

校長　看你。

夫人　請在前頭，要是謀事，我不見。

校長　你簡直忘記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大，人有多少。

夫人　你也熟識？

校長　託你的福。

夫人　老朋友？

校長　你多年不見的朋友。

夫人　馮允平！

校長　我瞧他這一趟不白來。你還沒有忘掉他的名子。

夫人　你怎麽曉得他來？

校長　他上午到學校看我。

夫人　於是向你打聽我。

校長　不錯。

夫人　他要見我一面。

校長　不錯。

夫人　老天爺，我的心要跳出腔來。

校長　我以爲你把他忘乾淨了，所以聽到他講起你，我才答應給他做先容來的。

【男僕由小門上，打算溜出去。

夫人　你放心，我沒有什麼。

校長　（瞥見男僕。）回頭有位譚先生拜會太太，你一直領到這兒來。

男僕　是，姨小姐。

【他走向客廳。

校長　（叫住男僕。）喂，你先給太太倒杯茶。

男僕　是。

【他由客廳下。

夫人　他一直到這兒來看我？

校長　請問，不是這兒，倒是什麼地方？

夫人　（囁嚅）。自然啦，自然啦。我是說他一直來？

校長　難道還像當年你做小姐的時候，叫人家曲裏拐灣兒地來？

夫人　看你把我說的！

校長　我不說了，你先喝口茶再講。

夫人　你這刁難的姐姐！（呼喚）。高陞！你把茶倒到那兒去了？

【男僕應了一聲：『來啦！』用茶盤托上兩杯茶，放在她們面前。他停了停。

校長　（向男僕）。記住領譚先生到這兒來。

男僕　是。

【他由客廳下。

校長　請茶。

夫人　我不渴。

校長　（加重。）請茶廳長太太。

夫人　（嘆氣。）是啦，校長先生。（抿了口茶。）你說他馬上就來？

校長　我們約好了時間，是我先來你這兒等他。

夫人　其實用不着。

校長　（站起。）我倒這麽想來的，不過，我怕你小孩子脾氣，先說一聲，你好有個準備。

夫人　停住，姐姐！（起立。）我還是不見他。

校長　（看着他。）你不見他？

夫人　（氣餒。）我見他。（沈默。）你才剛說他姓譚？

校長　是的，他改了名姓，叫做譚剛。這是上海姑爺的姓。

夫人　那麽，我稱他表哥？

校長　隨你便兒。倒說你幫我募的款呢？

夫人　我捐五百。

校長　謝謝廳長夫人。廳長呢？

夫人　也寫上五百。

校長　現在我該走了。

夫人　還有句話。好些年沒有見，你看他變了多少？

校長　我看他還是那樣，比以前也許多了點兒風塵氣息。

夫人　停住！你看我現在還有往日好看嗎？

校長　（折回。）妹妹，你別胡塗。現下我們全上了年紀，各人有各人的正經，你要是不怕人家打攪你，也得防你擔擱別人。他來看你，是老朋友；你接見他，是老朋友。款待的好一點兒，應該；款待的壞一點兒，沒有人挑剔。可不是，你得想到自個兒名聲，——還有你那位廳長大人。

夫人　是啦，我的老師。你不多坐坐嗎？

校長　我不走。劉大夫的太太病了，他自個兒，還有三個外國大夫，都診不出是什麽緣故，據說來了一個捉鬼的，病就好了。我倒要聽劉大夫講，到底是怎麽回子事。是個什麽樣兒鬼。你不

到客廳來？

夫人　到客廳去聽劉大夫的連篇鬼話？我耳朵留着還有旁的用處。

校長　你像一點兒不賞識他。他知道了，不曉得要多麼傷心。

夫人　他自個兒明白，不是我不賞識他；是我的胃病不賞識他。

〔男僕由客廳上。

男僕　太太，譚先生。

夫人　請到這兒坐。

男僕　是，太太。

〔他由原路下。

夫人　怎麼好，這兒也沒有個鏡子——你先替我陪陪他（馳向小門，回身。）我去照照鏡子就來。

〔校長等着客人。男僕讓進馮尤平。

男僕　（看見太太不在了，微微一驚。）譚——譚先生。

校長　譚先生，請坐。

馮　廳長太太——？

校長　馬上就來。

〔男僕由小門下。

馮　你說過我來看她。

校長　我說過了。（讓他坐在沙發上。）怎麼樣？不像你想的那樣緊張，是不是？你以爲侯門似海，她見客不會自由。現在你可以證明你多錯誤。你走過客廳，看見的許多男男女女，都是女主人的客人，男主人向例不聞不問，這正是新式富貴人家的好處。你不知道，你這一來就往裏面兒請，馬上會招那羣男女客人羡嫉。我希望你過不了兩天，便自動流放到外邊那羣南北雜燴，中西合璧的例客裏頭。

馮　（微笑。）兩天以後，我該走了。

校長　走的話，你頂好不來辭行。

馮　噢!?

校長　你奇怪嗎？好些年了，我們姐妹絕口不談你，就跟世上沒有你這人活着一樣。不過，人就這樣兒怪，別瞧她表面上跟你不相干，別瞧她做了廳長太太，她還在想着你。你方才她在這兒坐着，聽見你來，她轉身跑到後院，不是躲你，是爲照照鏡子。

馮　我可沒有準備來作愛。

校長　現在準備還來的及。

馮　（微笑）是準備接受，還是準備拒絕？

校長　（笑）這應當問你自個兒。（轉念）不，應當問你的責任。

馮　我姓譚，她不疑心？

校長　她一時分心不到這上頭。

馮　你想，我瞞她能夠瞞到底嗎？我還眞怕。你聽我講。我不是怕我洩漏我自個兒的底細，是怕我往年愛她的那顆心會死灰復燃，出賣了我自個兒。我這顆心十年前受夠了苦，我怕牠不

大不小來上一個報復。那我就毀了，我就全部毀了。

校長　我相信你不會。我要是不相信你的話，我絕不會給你險上添險。

馮　十年前我嘗夠了愛情的風險，所以，我怕——你知道，已經走到這兒大門口，我還直想不進來，要不是底下人衝我吆喊：『你在這兒探頭探腦做什麼？』我十回有九回怕要爽約了。你說她沒有忘記我，她還像愛我——

校長　我覺得可不是，我正這樣想：她的愛情是一種方便，不但不妨害你，反而對你有利。這是一種保障。

馮　一種保障？你是說——

【男僕推開小門，側身而立。

男僕　廳長太太。

【客人起立。

【夫人飄了進來。她換了一身衣服。她向馮鞠躬，向校長微笑。

夫人　(站住，向男僕。)打電話請白先生來，廳長等着見他。

男僕　是，是太太。

【男僕向客廳下。

校長　(向夫人。)我上前邊去。

夫人　你不多坐坐？

校長　我前邊替你照料客人。

夫人　敢情好，謝謝姐姐。

校長　(向馮。)譚先生，失陪。

【她向客廳下。

馮　好些年沒有見，這回好容易來到老地方，決定先看看你。

夫人　多謝你的決定。我們這邊兒坐下談，好不好？

【彼此客客氣氣地就坐。

夫人　喝茶嗎？這是才剛給姐姐倒的，她還沒有喝。

馮　謝謝。

夫人　也許有點兒涼了，再給你換杯熱的。

馮　不用了。

〔夫人並沒有站起叫人換茶。她不願意有人打攪他們談話，可是她一時想不起話說。

馮　你還是那樣好。

夫人　是嗎？我自個兒倒不覺得。有時候鬧點兒胃病，有時候來點兒肝氣，其實日子過的舒坦坦的。大夫的話就跟大夫的藥一樣，我覺得全沒有意義。

馮　記得老早你就有胃病，不想一直跟到如今。

夫人　所以我也就寶貴起牠來，更不肯一下子把牠治好，不說別的，先是個老伴兒，天晴也罷，天陰也罷，到了牠要來的時候，自來沒有錯過一分一秒。比起熱鍋上的螞蟻，我是說，比起情男情女們的寒暑表，不知道要準多少！

馮　是的。

【反而沈默下來。

夫人　（故意。）你說什麼，Mr.馮？

馮　你忘了，我姓譚。

夫人　對不住，從前叫溜了嘴，雖說隔了若干年，究竟熟的佔先，可是你也怪，多年不見，囘來怎麼連姓也換了呢？不過，這年頭兒，共產共妻全可以，你可不要怪我多此一問。

馮　你早應該問。

夫人　那麼，爲什麼呢？

馮　其實說起來也可笑。一個人做事，做了好久沒有想到爲什麼，等後來想到了點兒意義，怕是任嗎兒意義也沒有的時候。譬方說，你穿一件衣服，一點兒沒有穿舊，樣子也還時髦，可是你不高興穿，就是不高興穿，當着一櫃子衣服，你就許挑了一件又舊又不時髦的東西，老媽子站在旁邊瞪着眼睛看你，怎麼樣？你一摔頭，披上身，走出了屋子。爲什麼，就是自個兒也說

不出個所以然。

夫人　我也許有這種不快活的時候。不過，這太反常，只能算做例外。

馮　不快活，就是牠！一個人一不快活，做什麽也帶點兒蠻不講理。他不快活，並非不想快活，他想盡方法欺哄自個兒，明明是自個兒，他偏以爲改個名，換個姓，好比孫猴子搖身一變，就變成了一個新人似的。實際滿不是這麽回子事，不過這樣因循慣了，久了，全社會接受了他的改換，他還眞以爲自個兒連皮帶肉都改了模樣，要是有人冷不防叫他一聲舊名子，他反而喫一驚吓一跳，心想人家叫錯了他。

夫人　原來改名換姓還有這樣一番大道理，我可頭回聽見。你現在一定很快活。

馮　不敢說快活，至少日子過的有點兒意義。

夫人　你是說從前日子過的沒有意義。（擱住他開口，）不用辯。喝茶。好不好？還不太涼。

〔馮端起茶杯。夫人隔着茶杯端相他。一時斷了話緒。

馮　我可以見見廳長嗎？

夫人　當然可以。不過昨兒晚晌打了一夜牌，現在剛起牀，在裏頭用早點。（尖而且利。）你有事由兒見他嗎？

馮　沒有。不過旣來看你，似乎應該拜見一下你丈夫。

夫人　（譏嘲。）多年不見，你竟彬彬、有禮起來。可是你知道，凡是我的客人，沒有一個特地要求見一下我丈夫的。

馮　我也不是特地，只覺得規矩上，應該有這麼一句就是了。

夫人　我就覺得你跟從前有點兒不一樣，越聽你的話，越證實我的印象。我還記得你走的時候，好多年了，你也許一點兒不記得。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女孩兒家，一個自作聰明，却又傻透了的年輕姑娘，如今我老了，眞個的，老的不成話了。我才剛進來的那個當兒，不是姐姐在，你敢認我嗎？

馮　我特地聲明一句，我絲毫沒有恭維你的意思。我看不出你跟從前有什麼不一樣，更有風韻也難說，除去……

夫人　除去上了點兒年紀。

馮　不，除去如今多添了點兒威嚴。

夫人　謝謝你的盛意，給我挑了這麽一個望而生畏的字眼兒。其實用在警察廳廳長夫人身上，倒是一確百確，不虧你這多學的才子。

馮　（微笑）你一點兒不像廳長夫人，倒像廳長祕書，前淸應該是衙門裏的師爺。你很有深文周納的本領。

夫人　承情之至！你可千萬別再給我添上一個形容師爺太太的字眼兒。那我可就離進棺材不遠了。

馮　的確是我言重了。（預備告辭）改一天我再來賠罪。

夫人　倒說，你住在那兒？不，我不放你外頭住。你行李存在什麽地方？我打發人搬過來。

馮　我還是住在外頭旅館方便。

夫人　住在我這兒有什麽不方便？我派兩個聽差伺候你，隨你支使。

馮　用不着底下人伺候。

夫人　那更好。你高興幾點鐘睡，幾點鐘睡，幾點鐘起，幾點鐘起。你出門，頂多下人站起請個安，你回來，頂多再一個安，沒有一個人盤問你的底細。

馮　我也許不辭而別。

夫人　（起立。）跟往年一樣？（微笑。）你這個怪人！可不是，你這多年都在什麼地方？

馮　沒有一定，差不多那一省我也走過。

夫人　你全看到些什麼？

馮　你叫我怎麼說呢？這不是三言兩語說的盡的。

夫人　好罷，留着慢慢講。這些年，你一定恨我恨透了，不是嗎？

馮　愛人的人沒有恨。我有的也就是觖望。

夫人　你說這話，也許是因爲你後來忘掉了我，可是起初那一年呢？

馮　我想法子體諒你。

夫人　究竟是表哥，處處留情分。你是我表哥，你知道嗎？

馮　這太體面了我。

夫人　你高興跟我演這齣戲嗎？

馮　什麼戲？

夫人　新名詞兒，就叫人·生·罷。不過在我們合演以前，你得先叫我知道你的一切，例如你的性情，你的喜好，你的動作，你的來歷，等等。

馮　你願意先知道那一樣？

夫人　先說你打那兒來的？

馮　漢口。

夫人　眞個的？（稍遲）你在漢口做什麼？

馮　教書。

夫人　那麼，你不好好教書，跑到北邊做什麼？

馮　回來訪訪小時候青梅竹馬的痕迹。

夫人　這只是一個原因。別的呢？

馮　一個還不夠？原因太多了，反而不知其所以。

夫人　此之謂遁詞。

馮　口試了半天，你看我還合格嗎？

〔夫人正預備答覆，小門忽開。廳長進來，手裏拿着那封公文。

〔馮站起。

廳長　（向馮。）對不住，請坐。（向夫人。）白振山還沒有來？

夫人　電話早打了去，該是來的時候。（指馮。）你們不認識嗎？這是——譚，譚先生。我們是親戚。（向馮。）這是廳長。

〔馮鞠躬。廳長點點頭。

廳長　（向夫人。）記得你有個姑家姓譚。

夫人　這正是那面的表哥，你還有事嗎？

廳長　我等白振山——

夫人　那，你們倆在這兒談談，我去叫人收拾一間屋子出來。

廳長　你留譚先生家裏住？

夫人　你猜了個對。（向馮）少陪，譚先生。

〔她由小門下。

廳長　譚先生請坐，不用客氣。

馮　是，是。

〔彼此坐下。

廳長　（始終拿着那封公函）台甫是——

馮　剛，單名，沒有字。

廳長　還是起個字兒，好稱呼。

馮　是，是。

廳長　我早已聽內人說起令尊，好像在南方經營什麽公司來的。

馮　是的。說不上經營，只是盡力維持而已。

廳長　開在什麽地方？上海？

馮　是上海。

廳長　關于那一方面的？

馮　這……

廳長　（哈欠）。記得是紡織，是不是？

馮　是紡織。

廳長　我曉得有好幾家，公司雖說開在上海，工廠可全在浦東。

馮　工廠設在中國地面，比較省錢。

廳長　不過資本也過分小不得。令尊那方面不知道是獨力經營，還是集股合辦？

馮　這……獨力經營。

廳長　少說也得十萬資本。

馮　總在十萬以上，我向來不經心，不大清楚底細。

廳長　我聽你說話不帶上海口音。

馮　我從小兒在北邊上學，嗣後又不在上海做事，自然沒有上海口音。

廳長　我就說來的（哈欠）。這幾年你在什麼地方貴幹？

馮　我在漢口教書。

廳長　教——教——教書也就夠苦的，你有位表姐，內人的堂姐，辦了個女子小學，成年鬧窮，天天拿着簿子募捐（若有所觸）。你既然在漢口，廣東的消息總該靠近些。你沒有聽到什麼風聲？

馮　也不過是報紙上每天登出來的消息。我動身那天，據說革命軍已經出了韶關。

廳長　（意想不到）。出了韶關！

馮　我看的是漢口英文報。

廳長　北邊消息沈悶的很，簡直不知道。（喃喃自語）出了韶關！也許我管的是警察，不是軍隊，所以總部沒有告訴我。（醒覺）呵，呵，就你看，所謂革命有沒有成功的一天？

馮　眼下完全是軍事問題，勝了就成功，敗了就不成功。沒有什麽道理。

廳長　不過，這也要看人心的傾向。我聽說，現下教育界全成了革命黨。

馮　不見得全是。例如我也教書，我就沒有加入。我的同事裏面，也極少聽說是。

廳長　這跟前清末年一樣，秘密結社集會，外人很難探出底細。倒說，你在什麽學校教書？

馮　在一個私立中學。

廳長　那就差多了，勿怪乎你不清楚。

馮　是的。

〔廳長的注意力有些渙散，打了一個哈欠，發覺並不雅相，急忙站起，掩飾，可惜又是一個懶腰。

廳長　我的精神實在不濟，昨兒晚晌打了一夜牌，早晨才睏的覺，不等起牀，就有公事等着辦。

〔他看着手裏的公文。

馮　廳長過於辛苦。

廳長　又是一件麻煩事，總部不知道接到了那兒來的報告，淨是些無踪無影的題目。

馮　是的。

〔廳長在圓几旁邊踱着。馮預備起立。

廳長　你坐你的。我走走還振作點兒。（站住；牢騷。）其實也不過是芝蔴大的小事，捉一個無名無姓的人，回頭或許再放一個無名無姓的人，然而交代不下來，遇到楣頭上，就許為這一點點小事，壞掉自個兒的前程。好些人饞着等你下臺，專等機會攻上來。不作人家官，不屬人家管，這話的確有道理。還是經商好，令尊實在具有先見。

馮　一樣沒有多大指望。

〔夫人由小門上。

〔馮站起。

夫人　你們知道嗎？丁香芽子褪出苞皮，簡直要綠起來。春天到了！這一冬天，又是風，又是冷，活、不把人悶死！

廳長　小孩子！

夫人（鞠躬）。我不是同你講話，廳長大人。

廳長　你一點不懂事，廣東軍隊已經出了韶關！

夫人　（揚頭）。歡迎！我代表全華北歡迎！

廳長　你急死人！

夫人　（行近）。得啦，別生氣，看你也成了小孩子。韶關，韶關，你還不照樣兒作官！

〔廳長氣不得，笑不得。

〔男僕由客廳上。

男僕　白老爺到。

〔白振山由客廳上。

白　（向廳長鞠躬。）廳長！

廳長　我等了你好半天！

白　是，小的下回知道。（向夫人鞠躬。）廳長太太！

夫人　（點點頭，轉向馮。）我們上客廳坐坐。

白　（向馮。）不敢請教。

夫人　（向白。）譚先生，我南邊的親戚。（向馮。）這位是頂頂大名的白振山，白密探。送到他手上的性命，一年不知道要有多少。

白　多謝太太誇獎。（向馮。）以後盼望多加指教。

夫人　（向馮。）走我們的。別理他這一套。全是假招子，等你犯到他手上，他會一抹臉，直起腰來不認人。

白　（笑。）看太太把我說的！

【夫人偕馮走向客廳。】

〔男僕過來收起茶杯，由原路下。

廳長　（坐沙發上）坐下，振山。

白　廳長儘管吩咐，我站着就成。

廳長　你坐下，我有公事給你看。

白　是，謝謝廳長。

〔他似坐非坐地坐在沙發外沿。

廳長　（遞過公函。）你先看一遍。

白　是。

〔他恭而敬之地看着函內的公文。

〔廳長捶着腿，打着哈欠。

〔白放下公文，檯起頭。

廳長　怎麼樣？

白　看起來很告棘手。這上面一點線索也不給。

廳長　他叫什麼來的？

白　（重看一遍公文）叫馮允平，名子生生的，頭回見到。

廳長　上面說是廣東派來的，一定是烏啦瓜啦的一口廣東腔。

白　廳長想的到。

廳長　車站上你得多留神。

白　怕是已經到了本地。

廳長　各棧房的客簿子，你不妨加細調查。

白　（不耐煩，而又不得不耐煩）是，小的知道。不過，廳長……

廳長　你說。

白　總部行下的公事，我們自然加緊辦理。不過，一點著落沒有，平空獃這姓馮的，又不曉得他一點兒底細，要是不出點兒賞額……

廳長　（倦容）我記在心上就是。

白　不過，這……

廳長　等我明天聽了你的回信再說。

〔男僕捧上兩杯茶，放在他們面前。

〔廳長欠身，意思是請茶，也是送客。

〔白收起公文，站起。

白　廳長請便，小的告辭。

〔王彝丞由客廳上。

廳長　彝丞，你來的正好。你陪振山談談，我到後面有事。

王　是，廳長。

〔男僕趨前開開小門。

廳長　記住後天請客。

王　是，廳長。還有，前天破的那個大賭案。（趨前，低語。）廳長的意思是？

廳長　你調查淸楚了裏頭沒有總部的人？

王　有一位財政部司長。

廳長　噢？

王　此外頂高的角色也就是些買賣人，東家，掌櫃……還有兩三個窰姐兒。

廳長　（思維。）先把窰姐兒一百塊錢一個放出去。

王　此外那些人？

廳長　繳一千塊錢的，打好舖保，先放出去。

王　是。（追上一步。）那位司長？

廳長　就當沒有這人，多扣他幾天。

王　是，是是。

【廳長走出小門，男僕隨下。

王　（走向圓几）我看你這件事不好辦

白　廳長看事看的太容易。革命黨不比毛賊，上頭要是不出點兒賞額，底下人沒有法子著手。

王　這跟賞額也有關係？

白　平常捉賊的話，上頭不聲不響，我們也自告奮勇。這裏頭出出入入全是油水。我自個兒奉公秉法，不在乎賞額這幾個錢，不過我那一把子人，不像我，單憑廳長的情分。有錢能買鬼推磨，祕書明白。

王　不瞞你說，我不明白。

白　好比獃個革命黨，不是那個學校的窮學生，就是那個學校的窮教授；你踏扁了他們的屋子，左不過是堆爛紙，再也不過是包洋取燈兒。這些年輕人，狂了起來，比瘋狗還難惹，比風地裏的石碑還硬氣，擠不出一個鏰子。不是上頭催的緊，我們寧可不理這當子事。所以祕書明白，這得額外頒賞。

王　譬如要獃這個姓馮的，就你看，應該來個怎樣的數目？

白　少不過一千塊錢。

王　（搖頭。）你貪心太重。

白　別瞧一千塊錢，我不要一個鏰子，這全是賞給出力的弟兄們。

王　我看有些難。廳長墊不出這筆款子。

白　墊當然墊不出，誰不知道咱們廳長兩袖淸風？（低聲。）我是說，隨便那兒挪動挪動，好比說，那個大賭案……

王　（不許他說下去。）你越說越不像話。

白　（歎氣。）好罷，我囘去跟弟兄們商量商量看。

王　你心上有沒有一個譜子？

白　我先叫人上各學校走走。（換題。）你看見太太那位親戚沒有？

王　我才剛在客廳遇見。

白　他姓譚，不是？

王　是罷，說同太太是姑表。

白　他是那天來的？咱們就沒有聽人說到。

王　才打漢口來的。我們前頭坐坐。

白　好的。（一邊走一邊說。）你應該多同他親近親近，我看太太很信的過他。而且，你替我留留神，他也許能夠幫我忙，找出那姓馮的。

王　叫你一看，天下沒有一個好人。

白　有一個，至少。

王　誰？不是你自個兒？

白　那怎麼能是我自個兒？（手向內指。）我說的是我們上司。

〔兩人會意而笑，向客廳相讓而行。

幕。

# 第二幕

還是那間內客室。

廳長踱來踱去，最後站住了，看着他的祕書。祕書坐在沙發上，一邊翻閱圓几上的文件，一邊覷望廳長的顏色。

從客廳那面傳來頻激的琴聲。廳長過去放下絨帘。琴聲雖然微弱，還是傳了過來。

廳長　你說是今天早晌送來的。

王　那位司長的太太親自送來的，是一張五千塊錢的支票，票面開的是太太的名子。

廳長　這就好。此外那些人呢？

王　那兩三個窰姐兒當夜就放出去了。來領她們的幾個老鴇繳了一百塊錢，千謝萬謝，直說大人淸廉。此外嗎，已經有兩個繳了一千塊錢，打好舖保放出去。不過，廳長……

廳長　不過什麽？

王　不過裏面有一個人，怕繳不出這筆款。他女人親自央過一趟，說是一家子等他現掙現喫，就是賣了傢具也湊不上來。

廳長　沒有錢也進賭場？

王　是，是。

廳長　這樣辦罷，隨他繳多少，那就算你的罷。

王　（喜出望外站起）；謝謝大人。

廳長　你坐下。

王　是，是。（重新坐下。）那位司長——？

廳長　（思維。）咋天你發出去的請帖，說是有一個人不能來。

王　是的。他自個兒作東。

廳長　好，你補一份請帖，送到那位司長家裏。

王　（莫明其妙）可是他本人還在廳裏押着

廳長　回頭你拿我一張名片，親自把他放回家，就說廳長不知情，請他原諒。然後用我的汽車把他送回去。

王　（恍然大悟）。是，是。

廳長　這得你自個兒去。還有，請帖要在他回家以前送到。

王　小的知道。

廳長　白振山沒有送信來？

王　沒有。

廳長　那姓馮的一定要獃住才好。方才總部打電話，還提起這個人來。

王　我再囑咐白振山一聲。（討好。）今天早晌太太開了一張支票，交我送給方小姐。

廳長　多少錢？

王　一千整。

廳長　（驚。）一千盤？我一個月的薪俸也不過五百！（過去掀起絨帘，向外呼喚。）月華！停住！我問你一句話。

〔琴聲陡止。

王　（不安。）廳長，這……

廳長　你送去了，沒有？

王　（站起。）我親自送去的。

廳長　你前面去。沒有看過的信，留下給我看。記住告訴白振山的話。

王　是。

〔他揀起看過的文件，走向客廳；他掀起絨帘，正好夫人進來。

王　太太。

〔等她全然進來，他走出去。

夫人　叫我做什麼？

廳長　（反而不知道如何出口。）你彈了好半天琴，也不覺得手指頭累。

夫人　你說有一句話問我。

廳長　你聽錯了。

夫人　沒有別的話講？

【她走向客廳。

廳長　你去做什麼？

夫人　接着彈我的琴。

廳長　囘來，囘來，我眞地有話問你。

夫人　（轉囘身。）問罷，我聽着。

廳長　這……這……我聽說你早晨開了一張一千塊錢的支票。

夫人　難道開錯了數目？

廳長　不是，不是。

夫人　開少了數目？

廳長　更不是，更不是。你過來坐下，我們好談話。

夫人　謹遵台命。（坐在沙發上。）說罷。

廳長　你太——

夫人　太怎麽？

廳長　太，太令人難堪。

夫人　噢！換個樣兒好罷。（作態。）廳長中不中意？

廳長　其實我一個字沒有說，你又何必生氣？

夫人　豈敢！我聽大人吩咐。

廳長　說正經，你花錢，我從來沒有問過。不過，你也應該有個節制。百兒八十已經不可以，要是見天價一千一千地送人，我們可送不起。你沒有經過折磨，不曉得處世的艱難，這我不是不明白。不過目前這時局，說不定什麽時候就要變動，如今人心不古，我們寧可負人，不要負己。

能多存幾個錢，多存幾個錢。萬一我下了臺，沒有官做，你也不愁喫用。

夫人　謝謝你這番指教。

廳長　現在告訴我，你送那一千塊錢幹什麼用？

夫人　你想知道嗎？

廳長　你叫我評評看。

夫人　好罷。我還忘了告訴你，裏面有五百是你捐給學校的。

廳長　我幾時捐的？一捐捐這麼多？

夫人　另外五百是我捐的。

廳長　我捐了錢你還錢？這……這簡直是閻王捐。我從來沒有聽說過。

夫人　現在讓你聽說聽說。

廳長　這樣捐下去，不上一個月，我會一貧如洗。

夫人　也不過是個返本還原，有什麼希罕！你公家擠來十萬，我這兒還上一千，就把你難受了

個皺眉頭，瞪眼睛，吹鬍子，打心窩裏疼起！

廳長　你一點不知道錢進來多不容易。那怕是一文錢，我也費了老大心思彌補。一捐就是一千，別人還當我是財主。張揚出去，不等革命黨打過來，這邊軍費先就勒我一個死。

夫人　我想不到做闊老爺還有這麼多的苦衷。

廳長　現在你也知道知道。

夫人　這樣罷，回頭姐姐來，我讓她捐簿上一總改成四百。

廳長　太多，太多。

夫人　二百。

廳長　就算二百罷。可不要忘記報上啓事也是二百。

夫人　自然。

廳長　（拿起圓几上的信件。）我到裏面看看這些東西去。（賣人情。）你那姓譚的親戚，看謀個什麼事相宜？

夫人　他向你說謀事來的?

廳長　我想起來問問。

夫人　不勞您操心。你們這些大人老爺們，不敢見個半生不熟的臉，見了總以為是謀事的。倒像離開你們人人不用想活着。

廳長　那兒話!看你把我形容的還像人!(走向小門，轉回身。)你今天閒的很。

夫人　我忙了一早晨看人解開園裏的稻草，又是洗，又是澆，弄了我一身泥土。

廳長　你的興致好了起來。

夫人　可不是，我也隨着春天換季。

廳長　(搭訕)我到裏頭看看這些信去。

〔他由小門下。

〔不過無聊沒有跟出去。夫人伸了伸懶腰，一言不發望着絨簾。

〔絨簾動了。王彝丞掀起絨簾，空着手，活像無事人，輕輕走來。

夫人　（動也不動。）廳長剛剛裏頭去。

王　（行近。）不，不，我同來爲的跟太太打聽一件事。

夫人　嗅！你請坐。

王　不敢，不敢。

夫人　得啦，坐下罷。沾了官字邊兒的人，老是這麽不爽快。

王　是，是。（就坐。）這是今天晚晌我想約幾位朋友便飯，其中有譚先生，昨天才來的譚剛譚先生，算是接風，也算是洗塵，我要打聽的就是譚先生的大號怎麽稱呼。

夫人　你預備下請帖？

王　這樣恭敬些。

夫人　你還是問他自個兒好。

王　已經認識了，再問，未免不好意思。

夫人　做了兩年祕書，你學了許多禮貌。勿怪廳長屢次向我誇你，說是年輕人裏頭，數你可靠，

你能夠在小事上用心，足見平日爲人謹愼。

王　太太謬獎。

夫人　我一點兒沒有過分，這只是就事說事。不過就事說事，我還有點兒建議。

王　（誠惶誠恐）是，是。

夫人　（繼續）你巴結老爺，不要忘記巴結太太，說眞個的，只要一件事做順了太太的心，不出三天，包你連陞三級。可是老爺，老爺只有辦公時候才記着你。

王　（情急）。太太，太太太太。

夫人　你自個兒親眼看見的，每天老爺接見的客人比我多，可是能夠見到我的，先有官作。

王　是，是是。

夫人　所以作官第一個祕訣，是討上司太太歡喜。因爲你人太老實，僅僅做過兩年秘書，還缺點兒經驗，所以我特意一五一十告訴你。至于我那位親戚的別號，叫做允平。

【她站起來，不等分辯，由小門下。

【王出了一身冷汗，一付可憐相，結結巴巴想申辯一句，却又怕分外觸怒，只好唯唯否否。看見她走，他想追上她，挽回他搖搖欲墜的命運，然而他立不起來。彷彿一千斤擔子的畏懼，羞愧，忿抑與渺小之感壓住他的兩肩。等他恢復了常態，他才發見白振山早已站在他的旁邊，於是惶忙欠起身來。

王　請坐，請坐，我沒有聽見你脚步響。

白　你怎麽啦？氣色難看的很。

王　（苦笑）。沒有什麽，我想點兒私事。那姓馮的有沒有下落？

白　沒有。

王　廳長叫我催你，說總部來了電話。

白　電話裏沒有提起賞額？

王　沒有。

白　不瞞祕書，我派好弟兄們，上各學校偵察，不過能不能夠獃住這個姓馮的，全看賞額。

王　我不敢回廳長話，你這近乎要挾。

白　好在姓馮的沒有下落，我們不妨談談別的。我進來的時候，覺得有人剛從那邊走出去。那是誰？不是廳長？

王　不是廳長。

白　準是廳長太太。

王　就算是罷。

白　呵！（低聲）究竟怎麼囘子事？我向來口緊，你何妨說說看。

王　說也沒有什麼。是我倒楣，碰上了她的脾氣。我胡里胡塗受了她一頓教訓。

白　（有興趣地。）哼，哼，她教訓你。

王　早晌她開了一張一千塊錢的支票，交我送給她堂姐。

白　一千塊錢！你說的是方小姐？

王　正是那位小學校長。方才囘公事，我信口把這事講給廳長知道。

白　噢，噢，你說，你說。

王　廳長馬上叫進太太來。一看情勢不妙，我溜出屋子，放下公文，回來偷聽他們說什麽。

白　還是你有心眼兒。

王　原來那一千塊錢是太太應下小學校募捐的數目。

白　准我打一句岔。都像太太那樣慷慨，順水推磨，沒有一樁難事。可惜我是祕探，不是府裏的人，要我是你，寧可少伺候老爺，也要多服侍太太。

王　對！她就這麽教訓我的。

白　看！這還算她厚待你。

王　不過她另借了一個題目。

白　自然！不是我說，你還眞有點兒老實。

王　可是，你知道——呵？（如有所觸。）眞怪！（沈住氣。）公文上那姓馮的，是否叫做允平？

白　馮允平，一點兒不錯。

王　這姓譚的，字兒也是允平。

白　他自個兒說的？

王　我打算晚晌給他接風，問太太來的。

白　可是他姓譚，又是太太的表親。

王　（無話可說。）哎，就是這個不對。

〔兩個人聚而復散，一個立住發楞，一個徘徊思索。

白　譚先生在不在？

王　說是一早兒出門，到如今沒有回來。

白　他來這兒做什麽？

王　沒有聽人說起。他自個兒更少開口。這人不是有點兒傻瓜，就是有點兒裝蒜，問一句，答一句，像應聲蟲兒，又像拘謹的君子，——隨便你挑一樣好了，反正都是那麽一回子事。

白　他是不是對你才這樣？

王　你是什麽意思？

白　這，這很簡單。他有心頂你祕書的位子。

王　（其心如揭。）我怕的正是這個。十之有九，他存了這心。卽使他沒有存下這心，看來也免不掉這一步。剛才太太那套話，說不定是諷我辭職。

白　（勸慰。）我想不會。

王　你叫我怎麼辦？我好容易混到這般地步，混穩了這碗飯喫，要是丟了，別的不提，我那一家大小，老兄不知道，我另外還有一個女人，另外還有一份兒家。從大學畢業，混到今天這個祕書位子，這中間我嘔了多少心血！（不知如何方好。）我看他就是姓馮的那革命黨！他不會姓譚，那是騙人的！他父親在上海開工廠，爲什麼他反而打漢口來？

白　你不許人家漢口有分廠？

王　爲什麼他不在漢口，跑來搶我的位子？

白　我簡直不明白你。

王　他在漢口還教書，不是革命黨是什麼？

白　他教書？

王　他自個兒說的。難道這我也誣賴他？

白　什麼學校？

王　連廳長都不淸楚，我怎麼知道？

白　你說晚晌請客，帶上我，成不成？

王　好的。

白　（警告。）有人來！

〔他們分開，望向客廳那面。

〔男僕掀起絨帘，他閃在一側，讓進馮允平。後者捧着一大把將放未放的桃花，瀟灑而且輕鬆。

男僕　譚先生請坐。您用過午飯沒有？

馮　用過了。太太呢？

男僕　在裏頭。我進去回一聲。

〔男僕由小門下。

〔馮趨向王白；他們笑臉相迎。

王　那兒去了一趟，帶囘這麼好看的桃花？

馮　從朋友園子掐來的。

白　眞是到了春天，花兒全要開了。好些天沒有上公園，那天也得走走。譚先生這次來，去過公園沒有？

馮　還是以先在這邊去的。

白　譚先生愛花，公園裏花才齊全，海棠，丁香，牡丹，芍藥，另外一所玻璃房，一年四季有花看。那天譚先生高興，我陪着走走。

馮　一定請教。

王　今天晚晌我想給譚先生洗洗塵，也算接風，不知道譚先生肯不肯賞光？

馮　頭囘見面，的確不好意思奉擾。

白　頭回見面，譚先生更不好意思推却。

馮　白先生可謂善於說辭。

王　譚先生慨然允諾，好的很。回頭我再補一份請帖來。可不！我太疎忽，還沒有請教台甫是？

馮　單名兒剛。

王　表字呢？

馮　年輕人，還沒有字。

王　馮先生太客氣。

【他向白眉目示意。白回了他一眼，然而差不多同時，向馮微笑着。

馮　我想不到北方春天也會來的這樣快！

白　這全是譚先生帶來的。往年這時，記得還生着爐火。

王　可不是！天時也常常變動，一年一個花樣。

【男僕推開小門。

男僕　太太到。

白　對不住，我先走一步。你們坐坐。

王　不，不。我們一塊兒走。

白　好，好。[譚先生請坐。

王　[譚先生，晚响再領教。

馮　不敢當。晚响見。

[馮把他們送到絨帘前，經過一番客套之後，他收住步。

[夫人上來，依然活潑，依然輕盈，說是三十歲[馮怎麼也不會相信。她的話差不多隨她一同進了屋子。

夫人　你不囘來用飯，也應該來一個電話——（站住。）喝！桃花！

[馮微笑着，迎上去，將花獻給她。她接過花來，放在頷下。

[男僕由客廳下。

夫人　還沒有開，在熱屋子裏擱上兩天，我怕全會開開。倒說，我一手接過來，這可是送我的？

馮　我親自從樹上掐下來送你的。

夫人　我眞得好好謝謝你。一小枝一小枝光是花，沒有葉子，你說這不像冬天的梅花？自然啦，長在樹上一蒲籃，另是一個花世界。可是，你愛看春天那種花兒呢？我自個兒呀，與其說喜歡桃花，不如說喜歡海棠花。

馮　牠們不在一個時候開。

夫人　這正是大自然的美麗。美麗是從不同的變化得來的，好比——

馮　好比你一天換一身衣裳。

夫人　我在說大自然。眞個的，有好些美麗東西的美麗，固然在牠們的本身，却也在牠們的遲早安排。好比桃花現時受人歡迎，說不定是因爲冬天剛去的緣故。牠來的正是時候，好比——

馮　好比我來。

夫人　呵！

【男僕捧茶上。

夫人　(向男僕。)茶放在圓几兒上。

【男僕放好茶杯。

夫人　這捧花交給我屋裏趙媽。

【男僕接過花，由小門下。

夫人　來，坐下喝杯熱茶。

【兩個人過來坐下，彷彿由於飲茶反而緘默了。

馮　(努力從過去掙扎出來。)你說你喜歡海棠花，爲什麼？

夫人　因爲牠有一樹的綠葉兒襯着。雖說開了一樹花，一點兒不嫌單調。而且那一團一團的小花球，走近了看，個個精而神地站在枝兒上。你呢？

馮　我跟你一樣。

夫人　我讚成一棵樹先長葉子後開花。不等葉子長出來，先就開花，花也未免冒失。

馮　(微笑。)這叫做情不自禁。

夫人　（不得不轉題。）你還沒有告訴我，你一早出去，都去了些什麼地方？

馮　我拜訪了幾個老朋友。

夫人　他們留你用的午飯。

馮　是的。

夫人　他們知道你掐花爲的我？

馮　知道。

夫人　知道爲．我？

馮　（淡淡地。）知道爲你。

夫人　（有趣起來。）他們怎麼會知道呢？是你講的，是他們猜的？

馮　他們猜的。

夫人　你一定說在我這兒住來的。

馮　大概是罷。

夫人　聽你口氣，好像不是。難道裏頭有我認識的人？

馮　也許。

夫人　那一定是老朋友。說，說，是誰？還是在先的朋友有趣，如今這些朋友一點兒意思也沒有。

馮　（淡而又淡）管他們誰哪，過去事，如今誰也不會認識誰。

夫人　（受了傷）呵！你是說我！你是說我！你坐在我面前，這麼冷，這麼靜，說出來的話，更加冷，更加靜，像一個一個小釘子，釘住我的手脚！我想打你身上，打你說話上，打你聲音上，找回點兒你來——是的，找回你來！可是我白找！一點兒影子你也寶兒貴地不給我！起先我說你沒有變，你變了，變了一個厲害！

馮　（站起）你忘記你的身分。

夫人　（冷笑）我早已講在前頭，我是逢場作戲。

馮　（走開）你應該記住我的角色姓譚。

夫人　我就知道一個馮允平！

馮　（警告。）低點兒聲！（瞥見小門移動。）茶太熱，你才剛少喝一口就好了。

夫人　（莫明其妙，）什麽？

【男僕由小門上。他打算溜出去。

夫人　（恍然；向男僕。）交給趙媽啦？

男僕　交給趙媽啦，太太。

夫人　你打電話給東興樓，叫晚晌留一個房間。

男僕　是。

馮　（向夫人。）晚晌我有王秘書的約會。

夫人　（向男僕。）到前面看王先生在不在，在的話，就說我請。

男僕　是，太太。

【他出客廳下。

馮　你請王秘書來有事？

夫人　我高興。好比你無緣無故跑到北平，藉口爲了看我。(不見回答；悵悵。)是的，那也只是藉口。(自言自語。)你聽見一位十年不見的老朋友來看你，你是一腔高興在等他。他來了，不像一位老朋友，倒像一位老管家。你不是張不見他的影子，就是望見他綳着一張老臉，死活不透一口人氣。

馮　你跟從前完全一樣。一點兒沒有改變。你人不但沒有老，心還照樣兒年輕。(看着說話不由連珠似地滾了下來。)我曉得你不會變到那兒去，可是經過了這多年月，處在一個有錢有勢的虛榮世界，我總覺得你應該有很大的變動。不是面貌，因爲在我回憶裏面，你永遠是那樣少艾；我是說精神方面，靈魂，或者淺近點兒看，性情。你自個兒應當明白，你跟從前一定有好些地方不一樣。不過，我看不出來，當着你，我有的也只是些零亂的感覺。你的存在折服了我一切。(停頓。)我不能夠用腦子想，壞處就在這上頭。

夫人　(並不惱怒。)不對，好處就在這上頭。

馮　隨你解釋。你要我說話，我便說老實話。

夫人　我喜歡聽。你說好啦，我好久沒有聽人講一句老實話了。

馮　（經驗之談。）根本人世就沒有幾句老實話好講。你要是不怪罪的話，我還有兩句牢騷。

夫人　（兩手拄着腮。）你講，我在聽着。

馮　譬方說，有一個女孩子，小時候跟你完全類似，自幼兒嬌生慣養任性，好發小脾氣，說話不饒人，一時換一個主意，兩隻手又細又嫩又白（夫人自動把手縮回。）成天無事可做，看看電影，買幾張心愛的明星像片，還有，在教會學校掛個名兒，唸唸英文，一禮拜去上三天兩天……忽然，這一塵不染的女孩子，換了一個相反的環境，或者家道中落，或者嫁給窮人，於是，低下頭，她辛苦了足足十年。十年之後，你說，她應該是一個什麼樣子？

夫人　你是問我？

馮　我沒有問你。（思索。）我是在問我自個兒。我永遠這樣問我自個兒。這可憐的女孩子，她要變成什麼樣子？晚霞不見了，天是灰的，地是灰的，人是灰的。我這十年曾經爲她想了許多樣式，可是我拿的穩的，頂可能的，是她變成一個俗裏俗氣的婦道人：俗裏俗氣，你聽了會渾身

打冷戰的。

夫人　所以我沒有嫁給一個窮人，所以我還可以使使小性子。

馮　（誠懇地）不是那麼說。讓我把我這十年的體驗告訴你：別瞧那些婦道人平常過苦日子，其實問心無愧，忠於所天，她們的靈魂也許頂純潔。有時候，看着我母親的白頭髮，雞皮手，或者對着她那樣的白頭髮，雞皮手，我的眼淚會忍不住淌下來。（收斂）對不住，我險些成了一個感傷主義式的道德論者。

〔他退到後邊。

〔王祕書由客廳上。

王　（向夫人）是太太叫我——

夫人　對不住。下午幾點鐘有車上天津？

王　四點鐘有一趟，還有——！

夫人　好，就是四點。你給我上天津去一趟。

王　（出乎意外。）今天？

夫人　今天。

王　（大爲其難。）不知道去做什麼？

夫人　你請彭大夫來，說我這兩天又鬧胃病。

王　可否打長途電話？或者——

夫人　（一字一字。）我要你去。

王　是，是。不過，廳長那面……

夫人　囉嗦！難道我不應該支使你！

王　是，是。不過，我約下譚先生——

夫人　（不耐煩。）我知道。改天好啦。

王　好好。改日子也一樣。

夫人　（看手錶。）差一刻四點，你馬上就走。

王　是，我馬上動身。

〔他鞠躬，再鞠躬，然後滿腹苦惱，由客廳下。

〔馮同情地望着他們。他重新走向前面。

夫人　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我變了樣？

馮　我什麼也沒有覺得，你要逼我說的話，我覺得這一切只是隱痛的另一面。你得的不是胃病，是精神病。

夫人　（哀求的口吻。）那兒去找對症的大夫呢？

馮　沒有大夫能夠治你的病。

夫人　你也不成？

馮　（輕輕搖頭。）不成。

夫人　（跳起來。）那你跑來幹什麼？幹什麼？跑來叫我失望！跑來叫我回味我一生的錯誤！你從來沒有替我想想！可是你還要給我添點兒痛苦！讓我悔，讓我恨，讓我不知道衝着那兒出這

一口怨氣才是。我沒有白頭髮，我沒有雞皮手，我不值得你淌眼淚，請問，你這十年做了些什麼，不敢拿眞名實姓見人，還東一撇清西一撇清畫個圓圈圈兒欺人？

馮　（強她坐下）你戲演的太過火。

〔夫人無可爲力而且這樣一鬧倒好受了些，能夠靜靜地抽噎起來。

〔馮也無可爲力，站在她的背後舉起兩手，原想安慰她一番，然而他放下手，不作聲，走到前面，只是靜靜地站着。

〔聽見自己的哭聲，夫人反而不哭了，拭了拭淚，靜靜地看着對面的男子。她知道她示了弱，索興示到底。

夫人　我也許從前錯過了我的機遇。這回我可不會一點兒力不用，看着放過去。你不能夠走，你得給我留下。你才剛看見那姓王的，我叫廳長辭掉他，派你來做祕書。對了，你做祕書！你老在我身邊，由我差遣，由我使喚！答應我罷，打明天起你就是祕書！

馮　（微笑）。像姓王的那樣做祕書？

夫人　不，不，不全一樣。（媚笑）。你還兼我一份兒差事。

馮　不要胡思亂想。人只有一回年輕。一時一個樣子。我告訴你，我不能夠停留。

夫人　不做祕書你也得停留！

馮　我跟你說過，我也許不辭而別。

夫人　試試看，從現在起，我就不放你走。

馮　除非你派警察扣下我。

夫人　我一發狠，什麼也幹的出來。

馮　做了十年紙醉金迷的闊太太你還沒有磨完你那點兒 energy，你算令人佩服。不過，誰知道？試試看。

〔夫人氣極了，恨不得一口喫掉他。然而他那様子太不像是被人喫的人，她反而微笑起來。

〔男僕由客廳上。

男僕　太太，東興樓說，頂好晚點兒過去，早了騰不出房間。

夫人　告訴八點半去。

男僕　是。

夫人　回來。王祕書動身了沒有。
男僕　馬上就走。
夫人　告訴他不用去啦，晚晌跟我們一塊兒東興樓喫飯。
男僕　是。
〔男僕由原路下。
夫人　（站起。）現在，你應不應做祕書？
馮　（乾脆。）不。
夫人　（趨近。）至少你得住到夏天，然後我們一同上北戴河避暑，或者青島，as you like it。就是我們倆，也許我 husband 來住幾天，不過也只是幾天，他不能夠離開他的職務。這，至少，一夏天可以叫我快活。從現在起，我數看動身的日子。可不，我們提前去。快點兒去，早點兒去。住在海邊兒，只有我們倆，只有我們倆的夢，我們倆的——我的話沒有說完，不許你開口。至于祕書，做不做隨你。我不勉強你。而且，你明白，你愛做什麼，做什麼，我絕不過問。我給你自

由。

馮　那麽，我想吻吻你。

夫人　（不嫌唐突。）我說過，我給你自由。不，停停，你還沒有見過我們的花園，我領你轉轉去。

幕。

# 第三幕

還是那間內客室，因爲時間改了上午，不免有些發黯，然而漸漸淺褪，直到最後，依舊亮了起來。

遠遠傳來零碎的鳥聲。

祕書　着祕探等廳長出來。

王　要是眞的話，你敢動手獃他嗎?

白　（遲疑）這得看事行事。現在我一點兒獃他的意思也沒有。不過，作主的不是我，我也不過是受人差遣，我跟誰都沒有恩怨。

王　姓譚的就是姓馮的，那倒是小事。問題在牽着太太。

白　所以我來跟廳長討一個主意。

王　你應該先問清楚太太。

白　不，我先探探廳長口氣。我向例主張，先辦公事，後講交易。

王　這樣一來，那姓馮的就算跟頭栽定了。不瞞你說，我討厭這小子那份兒神氣，只要不礙着太太，幹掉他我喫飯也喫的定心。

白　我把他打進監牢，你拿什麽謝我呢？

王　我？

白　別的不說，你的祕書位子先就穩了。

王　自個兒人，總好辦。

白　廳長好像還沒有起牀。

王　廳長回頭有飯局，自個兒做東，要出門也就快了。

白　（行近圓几。）這兒有兩杯茶，還有點兒熱，像誰剛來過。

王　是那位小學校長。

白　她一定是送信來的。也好，先讓太太有個準備。對于花錢不在乎的人們，總得給點兒時間劃算。

王　姓譚的一早兒出了門。

白　更好，這齣戲正要背着他唱。

〔男僕由客廳上。

男僕　廳長用過早點出來。

白　不要緊，我多等等。

男僕　太太跟姨小姐就從花園囘來。

白　（會意。）好，好，我們前面兒等。廳長出來，煩你通知一聲。（向王。）我們前面坐。

〔他們由客廳下。

〔男僕過去開開小門，側身而立。

〔夫人和校長手挽手，說着話，緩緩走上。

【男僕由原路下。

校長　你不如再想想。是我引他來的，如今還是我引他去。你犯不上死心眼兒留他。害你自個兒是眞的。

夫人　他一早兒上你學校去的？

校長　沒有，直到如今，我沒有瞧見他。

夫人　我疑心是他叫你來的。

校長　不，不是我自個兒要來的。我來，我們坐下細談談。

【兩個人坐在沙發上。

夫人　茶冷了，不要換一杯熱的？

校長　謝謝你，我不喝。

夫人　你在這兒用午飯，好嗎？

校長　你不用打斷我的話頭兒。好孩子，聽我說。

夫人　我聽着，你說好了。

校長　你得放他走。你這樣戀着他，一不小心，有什麼把柄落在人家眼裏，你這官太太就不用想體面。毀了自個兒是小事，把人家也賠在裏頭，太犯不上了。再說，一個三十歲的男子漢，也不是死七掰扨可以留得住的。他已經不是你愛而又愛你的那個學生，那股子熱情也早就用到別的地方。你跟他廝混了這兩天，看不出來，也該覺得出來。看着我，妹妹。你敢說你沒有覺到一點兒？你口硬，不甘心承認，沒有勇氣承認，我全明白。

夫人　你不明白。

校長　得啦，你那點傻勁兒，只是騙騙自個兒的遮眼罩子，其實黑是黑，難受還是難受。人就是這樣子。受人奉承慣了，地位高了，離生活遠了，就不相信天下會有不如意的事。一心情願，萬一有個什麼落空的話，就不知不覺學了那些奉承的臉相，低首下心，自個兒奉承自個兒。那才叫慘！慘透了，我的好妹妹！

夫人　好姐姐，你也讓我說兩句眞話。你才剛講，萬一有個什麼落空的話，不過，你應該知道，十

年前我落了一次空，跌的那樣重，跌走了我的心，我的一切，把我跌成了一個空殼兒。所以我不會再落空的，而且，我也不要再落空。這回他來了，一看那張似熟不熟的臉，那顆似熱不熱的心，我這才曉得我這十年來缺了點兒什麽。是的，我要留住他。就是我不留他，他也沒有離開這兒的必要。你那些話呀，就我看來，是叫做替古人擔憂。

校長　可是，對着那張似熟不熟的臉，似熱不熱的心，你眞就不感到一點點幻滅，幻滅的悲哀？你不見得沒有感到，不過樣子做的挺硬掙，像是哄的住人，哄的住自個兒，其實你那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先是奸細。得啦，聽我的話，打發他走。

夫人　你那麽相信我的勢力？就以爲我眞有本領永遠留得住他，扣在自個兒身邊？

校長　如今你也許沒有那種魔力，不過，你什麽事都做的出來。

夫人　你忘了一樁事。從前我那麽年輕，那麽好看的時節，受不住我半句話的刺激，他一言不發，就離開了我。現在我上了年紀，嫁了一個他看不上眼的男人，染了許多他看不上眼的習氣，你眞就以爲我能夠挽得住他，——一個漂盪了十年，見過千千萬萬女性的美男子？謝謝

你，究竟是姐姐，太看的起我。

校長　咱姐兒倆可都是女人，我要說你說的太厲害，你得記住全是爲了你好。方才你把自個兒說的那麼難堪，看着我，我說，那是良心話，還是說來好玩？我可不信你出於本心。天下沒有一個女人甘心揭破自個兒的底細，要是揭破的話，還是我那句話，她什麼事也做的出來。

夫人　你以爲我會殺人？

校長　不，你沒有那份兒膽子。

夫人　我會鬧離婚？

校長　你？做了十年闊太太，回頭鬧離婚？好比魚失了水，你馬上涸死。從前你嫌人家窮，現在你就不嫌了？你一定還記得當年你跟他分手的情形。你把情用的那樣長遠，把話說的那樣彎曲，在你以爲你滿是好意。你要是忘了，我還記得：什麼「允平呀，你好好兒幹去，你別管我，將來有一天你成了名人，大名人，蔡松坡一樣的大名人，我就是給你做老媽子也願意！」

夫人　（打斷譏訕）你的記性可真好！怪不得要去教書！

校長　(不睬理繼續。)你以爲人家受不住你諷刺，離開了你。可是，現在過了十年，他回來了，連個小名人也算不上，就是一點點兒名人邊兒也沒有沾上，你這樣死心眼兒留他，又算什麽？

夫人　好姐姐，我是一個活人，不是一個死天秤，由你擺上擺下，加一個法碼兒去一個法碼兒地惦分量。

校長　可是，大家都是活人，不止你一個人是。你忘了別人也有理想；他離開你，不是怕你挖苦，是怕你毁了他的理想。

夫人　這兒你就錯了。別瞧我那時候諷刺他，就是我諷刺他，也是因爲我看他看的重，盼他盼的心切。我不要他做一羣子的只知道談戀愛的苦學生。我要他有志氣。

校長　別瞧你把自個兒叫做一個文明新女性，你就沒有靜下一分鐘理理你那些亂嘈嘈的思想。你做的是才子佳人的夢，不知道那只是一羣書生坐在書房裏頭發呆的把戲。什麽『蔡松坡一樣的大名人，』簡直是佳人盼她情郎中狀元！我這老姐姐也許把話說的太直了，不過，你別生氣，我有一句話還要直。這就是，馮先生不是才子，你呀，你更不是什麽佳人。

夫人　你的話越說越離奇。

校長　好，我就說不離奇的。方才我說馮先生離開了你。過了兩年，你就嫁了我們這位廳長大人。十年以來，你沒有得到他一封信，就是一張賀年片，你也沒有接過。（看着她。）不是嗎？

夫人　（傷了心。）沒有。

校長　我偶而接到他一兩封信，這我從來沒有對你說過。有什麽用呢？你過的很舒坦，他有他的事業。好馬不喫囘頭草，各人走各人的路，他是他的，你是你的。你從前不留他，現在尤其不應該留他。難道你眞就那麽胡塗，從前以爲他不配做你丈夫，如今就可以當你情人了嗎？

夫人　我沒有叫他來，是他自個兒來的。

校長　人家由于友誼，你以爲人家由于愛情？見天兒受人奉承，你看不出人跟人還有區別。你要他跟你那羣人一樣，見天兒過來巴結太太？說穿了，那也不全爲你。

夫人　我一點兒不要作踐他。

校長　臨了兒還不一樣？過不上兩個暑天，你照樣兒會把他打在祕書羣裏頭。來，讓我問你。你

能不能夠抛下眼前的榮華富貴，跟他私奔？

夫人　你發了瘋！

校長　哈！你不成，是不是？

夫人　當然不成。

校長　我想不到你囘的這様斬釘截鐵。好啦，我也不用再問你，你自個兒明白。

夫人　不過你才剛說的，我什麼事都做的出來。

校長　做出來滿足你的私欲，是不是？你把人全看做塡路的石子兒，叫你走個快，走個穩，早點兒叫你稱心如意。

夫人　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可怕。

校長　我不跟你抬嘴。

夫人　你領他來，你領他走，不成！我不是紙紮人兒，你領不了他走，我愛他，他也親我來的。

校長　你是一個頂倔強的小孩子，我不同你講話。

夫人　你是一個頂髗扭的小學校長，我跟你沒有話說。

〔她雖說扭開身子，却又偷偷在看校長的臉色。〕

校長　來，來，別撅嘴。

夫人　（撒賴）你得幫我想一個主意留他。

校長　他說他要走的？

夫人　他沒有說，他叫我『試試看。』

校長　我簡直不懂你們這些孩子話。爲什麼『試試看？』

夫人　他說我留不住他，我說我留得住他，他說『試試看。』

校長　我不管。

夫人　你得叫他答應我當秘書。

校長　你不成，我怎麼能夠？

夫人　他聽你的話。

校長　可是你愛他，他也親你來的。

夫人　（站起。）你這叫喫飛醋！

校長　謝謝你，我再也不同你講話。

夫人　你馬上給我走！

校長　對不住，我等一個人回來說一句話。

夫人　不許你見他！

校長　他會見我的。你看！回過頭！

〔馮允平由客廳上。看見她們劍拔弩張的情勢，他楞住了，站在屋心，不再前行。

馮　怎麼啦？

夫人　（趨前。）不怎麼！她愛你！

〔她衝出小門。

〔馮打算追她回來，遲疑了一下，立刻轉回身，過來坐在沙發上。

馮　你們吵嘴來的？

校長　沒有什麼要緊，你知道她的脾氣。她一會兒就跟我好。

馮　(疲倦。)我才叫跑的累！

校長　說是你一早兒出了門。我等了好久。

馮　等我？

校長　我來告訴你一件怪事。昨天黃昏，有人打學校探聽你的消息。

馮　(凝神。)什麼人？

校長　起先門房上來回話，我只當是你的朋友。可是今天早晌又有人來探聽，據門房人講，校門左近總有人轉來轉去，像是守着什麼人出入。

馮　噢？他怎麼一個問法？

校長　詳細我不知道。不過就底下人講，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，穿了一身藍布長褂兒，樣子怪像學生，一進門房就問：有沒有一位馮允平馮先生。

馮　奇怪！怎麽會問到你那兒去？

校長　怪的是今天早晨又有人來問。這回換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，也是一進來就問馮允平馮先生。口氣挺像一個老朋友。門房回了一句沒有這人。他就打聽有沒有一位姓譚的。

馮　朋友裏頭沒有人知道我姓譚，也沒有過五十歲的人。

校長　一定有人想知道你的行止。

馮　（站起，徘徊。）很難講。

校長　誰能夠知道姓馮的就是姓譚的呢？除非……我看你馬上就得離開這兒。你新從南方來，說不定引起官方注意。要不然，就是有人在暗地裏進行什麽不利於你的陰謀。

馮　也許姓王的怕我頂掉他的祕書位子。

校長　你這兩天出門，不覺得有人尾隨？

〔馮搖搖頭。

校長　好些人胡裏胡塗失了踪，你得小心才是。

馮　（站住。）你沒有告訴令妹？

校長　沒有。我怕她大驚小怪，反而弄壞了你的事。

馮　你覺得我眞有那麽危險嗎？

校長　你自個兒不是沒有譜兒。

〔馮點點頭。兩個人思維着。

校長　你還在這兒住下去嗎？

馮　不。我進去收拾收拾就走。我這兒沒有事了。

校長　全都順利？

馮　多虧同志們熱心，替我跑了不少腿。

校長　我怕女主人不放你走。你看的出來，她很戀着你。

馮　不過我走了，會跟我沒有來一樣。

校長　是說你？是說她？

馮　都可以說，不過我的意思更指她而言。

校長　你這囘跟她盤桓了幾天，該有點兒滿足，補起十年來的惦記。

〔馮點點頭。

校長　(站起。)那麽你走好了。

馮　論理我應當謝謝你。

校長　沒有什麽。我倒應當謝謝你，因爲你，我學校多了一千塊錢基金。(兩人握手。)你大概不會再到我那邊去。

馮　我想不會。

〔夫人重由小門上。她笑嘻嘻的，差不多另換了一個人。

夫人　(向校長。)姐姐，怎麽，你要走嗎？

校長　是的。這麽快，你平了氣？

夫人　根本我就沒有生氣。

校長　（向馮。）你親眼看見她跑出去的。我倒不管她生不生氣，不過她譭謗我的名譽，我要提出抗議的。

夫人　我留你用午飯，算和解了罷。

校長　我出來了一早晨，這時得回學校看看。改一次，你恭恭敬敬寫一份請帖來，我再來領情罷。

夫人　眞地，你不要走，回頭廳長出門，家裏只我一個人。

校長　（向外行。）我給你薦舉一位陪客。

夫人　我要你陪。

校長　也要我親你嗎？

【她笑着向客廳跑出去。

夫人　看我不掰掉你的嘴！

【她追出去。

〔馮站在那裏，唇邊掛着微笑，靜聽遙遙傳來的「再見！再見！」他彷彿醒了過來，預備由小門下。

〔男僕由小門上，閃在一側。

〔廳長披着一口鐘，戴着絨帽，從小門進來。他看見馮，點點頭。

廳長　早晨沒有出去？

馮　剛回來。

廳長　噢，天氣還好。（向男僕。）請白先生這兒見。

男僕　是，老爺。

廳長　備汽車。

男僕　是，老爺。

〔男僕由客廳下。

廳長　譚先生有事，請便。

馮　是。

〔馮出小門下。

〔廳長行近圓几，坐在沙發上。

〔稍綏，白振山在簾邊出現，看見廳長，遠遠鞠下躬去；然後趨向前面。

廳長　你坐下，振山。

白　不敢。

廳長　你坐下好說話。

白　是，廳長。

廳長　你快點兒說，我出去還有應酬。

白　是。（坐在沙發邊沿。）這是關于逮捕那個姓馮的事。

廳長　我記得，我記得。（用力在想。）他叫什麼來的？

白　馮允平。

廳長　是的。你偵察的怎麼樣？有沒有這人？

白　有這人。

廳長　好的很。趴住沒有？

白　困難就在這上頭。不敢欺瞞廳長，這得買通幾個得力的眼線，因爲廳長明白，我們隊裏沒有人認識這姓馮的。

廳長　他藏在什麼地方？

白　現在不敢說一定。有些嫌疑地方，已經派好了人看守。

廳長　那就好辦。只要面生，形迹可疑，你就下手好了。

白　直到如今，還沒有遇見這樣人。他既然是南方派來祕密工作的重要人員，一定輕易不拿把柄給人。

廳長　依你說，這很難辦。

白　廳長無妨先頒一個賞額。

廳長　賞額？

白　（斗膽）是的。好些地方都得用錢。例如買通眼線，就得一筆開消。依職下看，廳長撥下一千就成。

廳長　胡說！一千塊錢對一個革命黨，還不定對的住對不住！

白　現在革命黨看着不要緊，將來裏應外和……

廳長　放屁！這話也是你說的！

白　是，是，職下該死！不過，這是廳長的恩典，多少賞下點兒來，底下人好歡歡喜喜辦事。

廳長　他們不關薪？

白　是，是。

廳長　你們這些辦官事的人，兒月兒領了薪俸不算，處處還要講價錢。總部公事交給我的時候，說好了多少來的？我這兒警餉沒有著落，天天跟總部商量，你那兒賊沒有對住，先叫上頭開支票，有這種道理嗎？

白　是，是。

廳長　你跟了我多少年，官場上這點兒事還不明白？

白　是，是。

〔男僕由客廳上。

男僕　廳長，車俑好了。

廳長　就走。

男僕　是，老爺。

〔男僕由客廳下。

廳長　（站起。）叫你手下人多用點兒心。

白　（站起。）是，大人。

廳長　（向外行。）等人跌住以後，那時候百兒八十，我再向總部請。

白　全仗大人體恤。

〔他深深一躬下去；已經不見廳長的身影；他站直了，回過身子，做鬼臉，吐舌頭，彷彿恐懼過去了，起而代之的是輕

蔑，戲弄報復。聽見輕快的步聲，他立即嚴肅起來，裝做要出去的樣子。

〔夫人由客廳上。一看意中人不在，她收住步，改了面容。

夫人　呵！白先生！

白　（奉承）是，是太太。太太好？我這兒正有一樁事跟太太報告。

夫人　怪啦，你有事跟我講！好，我們這邊兒坐下談。

白　是，太太。

〔他等夫人坐好了，坐到原來的地方。

夫人　什麼事？

白　先請太太過目一樣東西。（從衣袋取出公函，抽出公文，呈上。）這兒是。太太請看。

〔夫人接過一看，大是驚恐，然而她不言語，極力表示若無其事的鎮靜。現在她明白馮允平了，覺得自己受了騙，心上是傷痕，這傷痕一直牽動她的尊嚴，所以她不喊出口，反而啞着。

〔白觀察她的表情。她也曉得他在觀察她。她一擡頭，他就移開視線。

夫人　是廳長交下來的？

白　廳長交下來的。

夫人　你探出什麼消息沒有？

白　這，剛有點兒眉目，稟過太太，我就布置。

夫人　你方才跟廳長談的就是這個？

白　就是這個。不過，太太明白，上頭向我要人，可是交的出交不出，又是底下人的事。

夫人　假定你交不出。

白　遵照太太的意思。

夫人　我沒有意思。

白　是，是，假定我交不出。

夫人　那，你怎麼樣？

白　我回廳長一句話：人已聞風遠遁。

夫人　那麽，廳長呢？

白　廳長回總部一封公文，說查得並無此人。

夫人　（差不多扔出那封公文）假定你交的出。

白　這，沒有這個假定的道理。

夫人　爲什麽？

白　太太明白，上頭沒有賞額。

夫人　（微笑）。廳長不給錢。

白　是的。

夫人　你的意思是多少？

白　我跟廳長說了個一千的數目，他駡我胡說。

夫人　譬方有人送你一千，你放他走嗎？

白　我放。

夫人　是你說的？

白　我用人格擔保。

夫人　（站起）等等，我出去就回來。

白　是，太太。

〔他站起來快步過去拉開小門，彎着腰，等太太出去。然後，他挺直腰，轉回身，和水紋散開了一樣，他的老臉鬆適了。

白　（自言自語。）一千塊錢！我一個人吞！呵，呵，留下你那百·兒·八·十·罷，我的廳長大人！獃住姓馮的，獃不住姓馮的，是革命黨也罷，不是也罷，我全不放在心上。就是燒了這座城，毀了你的貪贓前程，我的廳長大人看着銀錢分上，我也管不了你那許多！對了，革命黨，鬧罷！把官兒都讓女人做，我才開心！我們太太眞有她的！爽快，麻利，精明，慷慨，又年輕漂亮，就是不給錢，人也情願巴結。

〔聽見脚步，他立即轉回身，預備過去開門，但是夫人已經進來，他只好閃在後面，卑微地掬着腰，笑着臉。

夫人　這是一張五百塊錢的支票。（把支票放在圓几上。）還有五百，明天開給你。

白　是，謝謝太太。

〔他趨前取起支票仔細審看。

夫人　（鄙夷）不是假的。

白　（急忙收起），那兒話！全憑太太栽培。

夫人　你們只認識現洋。

白　不，不；不是，是。

夫人　明天見過廳長，你再見我。

白　是，太太。我知道怎麽交代。

夫人　好，明天見。

白　是，太太。

夫人　對不住，過路煩你把王先生請進來。

白　是，太太。我明天早晌來。

【他一口『太太，』由客廳下。

【停了半天的鳥囀，忽然又在窗外喧叫。樹枝影兒在白淨的窗紙上搖動。太陽正在中午。

【夫人緊着綫帘，動也不動，聽着外面春天的音籟。她的夢碎了。她靜靜走向沙發，撲在裏面，嗚咽着。她需要哭，彷彿情感過分緊張，不得不發洩，却又不能發洩。她不覺察有人由小門進來，站在她旁邊，靜靜地，同情地，看着她漸漸恢復原狀。她發見馮允平，因爲無法而且無須掩飾，索興不言語。

馮　我說過也許不辭而別，不過那太不近人情，我不應該再犯第二回。（停了停。）謝謝女主人的恩情。

夫人　（聲音發啞）你坐下。

馮　我特地向你辭行。

夫人　我知道。我正準備你走。你坐下，聽我給你安排。

【馮只得坐下。

【王祕書在帘邊出現。

王　是太太叫我？

夫人　（打起精神）對不住，王先生。你現在還是給我去一趟天津，把彭大夫請來。

王　是。不過還得乘下午四點鐘火車。

夫人　不用，坐我的汽車去。

王　（躊躇。）我還沒有用午飯。

夫人　你路上用罷。

王　好，好，一樣的。

夫人　車備好了，請進來說一聲。

王　是，是。

【他由原路下。

夫人　要是你上天津的話，不妨坐我的汽車去，好在是個順路捎帶。我想你不會不上天津。從天津可以搭船去上海，從上海可以換船到廣東，是不是？

馮　（感動。）你安排的眞好。（想吻她的手。）你是人世頂高貴的女子。

夫人　（縮回手。）少肉麻點兒！

馮　是我錯。對于你，應該用靜默感謝。

夫人　（譏嘲。）謝謝你的靜默。可是，我或許沒有理由問，不過話到了口頭上，嚥下去也沒有用。現在，請問，你的事情全辦妥了嗎？

馮　全辦妥了。

夫人　那麼，請你原諒我的直率，你來眞個是爲我嗎？

馮　不是。

夫人　連原因之一也不是了，我的譚先生？（不等他開口。）你欺騙我的熱情，你欺騙你的老朋友，你欺騙我的一切，你欺騙、我，你知道嗎？

馮　不是欺騙，用不着欺騙。

夫人　那麼，你這善於措辭的革命家，又是什麼？

馮　是隱瞞，一種事實上必需的顧慮。

夫人　顧慮我出賣你賣給我那位廳長大人？

馮　說實話，我沒有向你解釋的必要。

夫人　（大怒。）利用我，是不是必要？閉住你的嘴，我不要聽你的！我聽夠了，聽夠了你的甜言蜜語！我也看夠了，看夠了你無恥的行徑！你把我當做一個什麼東西！我就這麼不配做你的知己？昨天你還親我，對了！你還分的出心勾引我！你知道嗎？昨天晚晌我已經走到你的門口又走囘去，你知道嗎？你不知道我多愛你！你看事看的那麼高貴，看愛看的那麼卑賤，還不如一朶野花，一脚踩在鞋底下！那你爲什麼來見我，你這麼看不起我？你這人面獸心，你就沒有拿我當人看！不過，我也是人，我也做給你看，你這負心賊！我還盼你跟我在一起，在一起避暑，快快活活過上一夏天！可是你打心裏就沒有我！好像只有你一個人配活着，此外都是多餘！可是我還偏活着給你看！走，走你的！我不留你！

〔馮默然起立，伸手告辭。

夫人　呵！我不要你走！我不要你走！來，坐下說一句話，直到如今我還沒有聽見你開口！（強他就坐。）我說的太過火，你不見怪，是不是？（溫柔地。）你不清楚我多愛你。我性子一上來，就忘了分寸。我想愛人的人都是這樣，你敢說不是？

馮　我傷了你的虛榮是眞的。

夫人　管牠哪，你讓我傷心倒是眞的。說，讓我聽聽你的聲音，以後我們也許沒有機會再碰見。就是碰見，我也一定成了一個老太婆，——可不是，白頭髮，雞皮手，你一樣也要爲我淌眼淚！（恩愛地。）要是你再到北方來，你還來看我，跟這次一樣，是不是？

馮　（握住她的手。）我怕不能夠。再來的時候，不像現在，我會攙在我那一大羣夥伴裏面，與與頭頭，唱着歌，喊着口號，換一個樣子。你想不到的熱狂樣子，

夫人　（苦笑。）我曉得，我曉得。我不會留在北平等到那一天的。現在，我放虎歸山，做成我自個兒的毀滅，你該——你該原諒我了罷？

馮　原諒？

夫人　從前我不肯嫁你。

馮　用不着原諒。我早就覺得你我不會走在一起的。再說，過去的事我也沒有多少工夫想。

夫人　你爲黨一定忙的厲害。見天兒早晌你都在外面，做什麼？我簡直想不出來怎麼一個革命法。跟你那些朋友，商量，聯絡，埋伏，破壞，對不對？你一定是一個小頭目，或者大頭目。你知道嗎？你的祕密我全曉得了哪。你奇怪，是不是？說起來也可笑，我花了挺大的價錢買來的，有點兒不値，怕是。不管牠，反正我花一千塊錢買來了點兒意外傷心，——我是頭號兒傻子，做的還都是頭號兒傻事。

馮　有人想獃我，是誰？

夫人　還有誰？那太上皇總部。

馮　沒有人疑心你？

夫人　疑心我什麼？

馮　你我的友誼。

夫人　我當疑心我是革命黨哪。別的話，我們這樣兒女人也不放在心上。你以爲我做了廳長太太，就眞個正正經經做起人來了嗎？也許別的女人會這樣子，我雖說胡塗，還不至于一點人味兒不留給我自個兒。我老想法兒活着。好比一盆花兒生在窖子裏頭，我能夠怎麼舒展，就怎麼舒展。

馮　這未嘗不是一種生存的道理。

夫人　你的話倒像一回子事，口氣可怕沒有那麼恭敬。我再傻也聽的出來。不過，你要我怎麼辦？別瞧我是一灘死水，見了縫兒也是鑽。這正是我那點兒小得意處。我不比你男人，一賭氣，走遍天涯鬧革命，鬧的丟不開手，命也賠在裏頭。你敢說，你鬧革命不是賭氣？

馮　一個警察廳廳長太太絕不懂什麼是革命的。

夫人　至少她比一個革命家懂的愛情。

馮　我不知道。

夫人　（跳起來，慘笑。）你不知道？我的允平，允平，你不知道？喝，喝，喝，他不知道，我的小革命家哪！

（在他面前站直了。）我不喜歡你這種寡言——寡味——連動作也寡的英雄！（看見他的臉抽搐。）你身邊沒有帶顆炸彈，或者手槍？

馮　幹什麼用？

夫人　要是我，我先炸掉一個警察廳廳長。

馮　（微笑。）你以為他配嗎？你太看高了你丈夫！

夫人　（思維。）你的話有道理。到了性命關頭，他頭一個投降。來，聽我一句話，要是我跟你走呢？

馮　你？

夫人　我。

馮　馬上？

夫人　馬上。

馮　我不信。

夫人　你跟姐姐一樣，不信我會走！

馮　她對。

夫人　你那麽看不起我？

馮　不，你看人生看的太兒戲。我們沒有法子在一起。不可能。

夫人　（呆了呆強笑。）可是你來看我。

馮　我來看我十年前愛過的女孩子，我理想裏的，夢想裏的，一個已經死去了的女孩子、

夫人　死去啦？

馮　（口氣溫柔。）好在我的記性還沒有死。牠會幫那女孩子一塊兒活下去的。

夫人　你知道我現在想怎麽樣你？我想一槍打死你！（看見他不言語。）不，不我們永遠是好朋友，不是嗎？鑼鼓還沒有響戲就收了場豈不有點兒太快？心裏有點兒遺憾，你不覺得？拉拉手，你眞該走了！

〔馮珍重同她道別。一種悽涼的情緒堵住他，他低下了頭。

〔王祕書在帘邊出現，看見他們握手，楞了楞，輕輕咳嗽着。

〔夫人看見他，倒退一步。

王　車備好了，我這就走。

夫人　好罷。譚先生要到天津去一趟，捎帶着他，你一道兒也不寂寞。

王　（意想不到）譚先生跟我一塊兒上天津？

夫人　他另外有事。

王　那好極了！怎麼，馬上就走？

馮　我們現在就一同出去。（向夫人）再見！

夫人　再見！（失了氣力）。再見！

〔她向前送了兩步，扶住琴几，便不動了，望着他們的背影。

幕。

全劇完。

# 本事

冬天過去了，春天來了。

北平還在軍閥統治之下。是腐朽一樣平靜。但是，風換了向，遠遠帶來不寧的消息。

警察廳廳長家裏來了一位姓馮的不速之客。年輕夫人把他留在家裏住。他們是老朋友。他現在姓譚。夫人把他喚做表哥。

廳長接到上面的公事，捉拿一個從南方來的姓馮的。秘探以爲有賞額就有線索。廳長駁回他的請求。秘探便把消息賣給夫人知道。

夫人派汽車送走她的老朋友。

春天去的這樣快，眼看夏天就要來了，那時候百花怒發，只有夫人却該萎了。

# 演員表

上海劇藝社演出

警察廳廳長……李健吾
廳長夫人……夏霞
女子小學校長……柏李
王彝丞……徐立
白振山……陳西禾
馮允平……王明孫
男僕……方向

導演……陳西禾

# 跋

我幾乎等于重寫了一遍這不過是春天。從今以後，我將不再爲牠穿紅著綠，爲牠擔憂人世的陰晴冷暖，我將任牠逐命運之波浮沉。

民國二十三年暮春，住在北平內城的東南角，我集中了六天，把牠送到多災多難的塵世。這載在當時出版的文學季刊。記得就在那一年的秋冬之交，我接到陌生的貝滿女中高級學生一封請帖，說她們爲了什麼紀念，不公開在學校上演這齣小戲，約我去指導一切。我不曾『指導』，我坐在底下看戲。一座小小禮堂擠滿了人頭，十九全是女孩子。從她們淸脆的笑語聲中，我接識到天眞爛漫的心靈。那些演員，那些女孩子扮的角色，特別是男角色，在若干簡陋的桌椅中間踱着，講着，好像來在夢之國，好像踏在落花三尺的仙境，她們是可愛地不眞實，不眞實地生動。吸引我的不是戲，而是她們魚在水中游來游去的惝怳的感覺。忽然，我聽到革命者

說到：

……還有，在教會學校掛個名兒，唸唸英文，一禮拜去上三天兩天……

雖說是初冬夜晚，雖說大廳和暖如春，我出了一身盛夏的苦汗。大家明白，貝滿女中正是一個教會學校，我的杌隉不言可喻。我偸覷着四周的女孩子：她們似乎一無所悟，靜靜在領會那熟悉的聲音而目所表達的生疏世界。她們被什麼好玩兒的東西吸了去，她們就不知道理會那根刺，根本也不懂得現下流行的批評術語，什麼『超主題』而又『主題以外』的一套戲法。那穿了一身（哥哥的？）寬大西服的革命者，一本正經，站在旁邊諷勸和他同樣嬌柔的舊愛人。她（那革命者）有觀衆的渾厚，眞淳與誠懇。我相信這羣女孩子的演出並不失敗，失敗的是我這賣弄聰明的Cynique。

然而，我滿意。她們的童心是我和我作品的童心的保證。願上天保佑她們不復是我廳長夫人的形象！

這齣小戲似乎引起了若干女學生的興趣。就在同一冬天，第一女中公開舉行游藝大會，

把牠列做主要節目之一。我沒有去看。第二天，朋友告訴我，公安局臨時派人通知，禁止這不過是春天上演。我問朋友禁演的理由。他笑了，『有什麼理由！誰叫你在太歲頭上動土！』

在這一點上，公安局似乎比現下流行的『主題以外』的論調高明：牠是爲了切身的『主題以內。』

但是，同教會學校那些女孩子相比，公安局和批評術語要多小家子氣，多缺乏活潑的智慧！而且，婦女們，那受男性文化欺凌了數千年的女性，並不以我描畫了她們中間的一位，便悻悻然有所不快。正相反，她們以喜愛來接受這菲薄的變象的禮物。大人先生們比一個可憐的文人如我之流亞者更其富於想像，不免『以內』『以外』地想入非非。他們從軍閥統治之下的警察聽聯想到革命勝利之後的公安局。他們把一個自身卽是限制的拼湊看做一張牛皮，用力往開裏揪扯，扯到牠不復存在。他們的海量容不下一粒黃沙。然而大人無赤子之心，他們不原諒這小小的游戲，不接受這北伐的山歌，我明白他們的悲哀。

若干年過去了，一切成了塵迹，忽然有一天，一個大熱的夏天，我收到一封具名『不識者』

的長信從西安寄來，一個上海什麼學校的學生，要到延安去再生。一腔同情，他指出我一般創作的缺陷，敍述他怎樣在隴海路上讀我譯出來不久的聖安東的誘惑，以至于發昏十二章。最後，他提到這不過是春天，怎樣在學校遭受當局禁止，然而，不甘心，他要到西北實現他的搬演夢。我感激這「不識者」的稚氣，他的熱情勝似一百次演出。

自然，我也時常聽到牠在若干城市露面。我慶幸祖國廣大，小醜猶得跳梁。

朋友們組織上海劇藝社，決定利用星期日早晨十點到正午的時間，舉行四個月的實驗公演，地點是以九牛二虎之力租來的不宜於戲劇的新光。他們看中了這不過是春天。日期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，正好逢到春光明媚的季節。這是我第一次親身參預這齣小戲的演出，也是我第一次在上海公開演戲。原來決定只演一場，以後四月二日續演一場，四月三十日再演一場。

我必須感謝牠的觀衆。尤其是第二場，趕着滂沱大雨，雖說一位有心人在報紙警告觀衆「當心招涼，」但是，八點鐘來到電影院，我看見三位女士兩位男士痴痴望着鎖閉的鐵門。我

相信自己第二場的表演可觀：我不得不爲牠冒雨的觀衆効力。

關于導演方面，導演陳西禾先生有一篇文字解釋，如今摘錄一段，留做心領的物證：

> 全劇開始到收束，隱隱然泛露出三種不同的情調，如果那位英國理想主義者的色彩學說也可以引用一下的話，那麼，第一幕該是純青，第二幕從青裏發出淺紅，第三幕則是混合着激情，哀怨與未來消息的紫。正像一個果子，由原生的清澀過渡到成熟期的甘美，然後寂然搖落在淺草的秋坪，迴望搖曳的枝頭依舊充沛着生意，未來的果實正在隱隱中萌釀。是隕滅，但也是完成，是更新期待的開始。

劇評方面，或褒或貶；我一律以靜默誌謝。關于劇本，有人說牠『有一點詩人的浪漫的寂寞味，』我覺得相當有趣。然而又有唐弢先生其人者，却說：『牠不怨天尤地。牠所刻畫的只是人。牠帶來了朦朧迷離的光明。』他把牠歸入現實。關于演技，大家一致讚美夏霞女士。這是公道的。猶如導演，她把一抹虹光帶給劇本。巴人先生把最大的獎掖留給這齣小戲的演出。他說：『這不是戲，而是人生，不多一分，也不少一分，是眞實的人生。人生，還不是藝術的最高的標

的？』巴人先生有些醉意，他在囈語。

現在一切重歸平靜，來到這又一春天，我從頭到尾把這齣小戲清理一過。好像一位力不從心的胡塗父親，不怪自己，却怪兒子，我提起牠的衣領，把牠摔出大門，發脾氣道：『去罷！碰你的運氣去罷！我是夠了！』

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

文季叢書之十一

這不過是春天

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　初版

著作者　李健吾
編輯者　文季社
發行人　吳文林
發行所　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山西路慈豐里

*定價國幣七角五分*
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